

当代中国艺术家档案丛书
The Archive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吕 澎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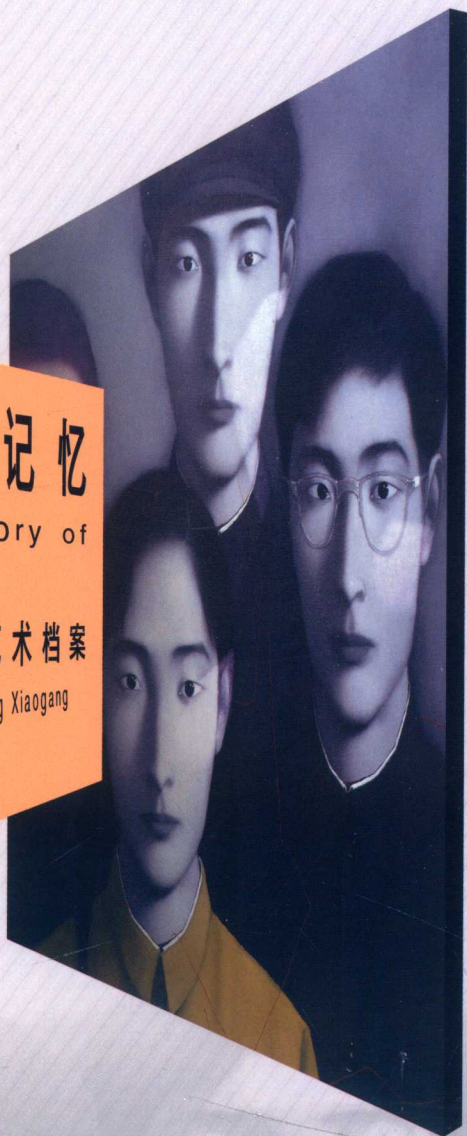
生命的记忆

The Memory of
Life

——张晓刚艺术档案

Art Archive of Zhang Xiaogang

李国华 /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生命的记忆
The Memory of
Life

——张晓刚艺术档案

Art Archive of
Zhang Xiaogang

李国华 /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记忆:张晓刚艺术档案/李国华编.—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4

(当代中国艺术家档案丛书/吕澎主编)

ISBN 978-7-5153-3274-1

I.①生… II.①李… III.①油画—绘画评论—中国—现

代 IV.①J213.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6138号

总策划:杨凯

策划机构:



责任编辑:骆军 张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3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700×1000 1/16

16.5印张

250千字

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7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录

| 卷一 艺术简历

002 - 张晓刚艺术简历

| 卷二 艺术家自述

005 - 张晓刚《为了那个存在——一封来自夜晚的信》

008 - 张晓刚《寻找那个存在——来自夜晚的第二封信》

010 - 张晓刚《自述与手记》

022 - 张晓刚《关于“卡塞尔文献展”和当代中国美术及批评的通信》

025 - 张晓刚《我们在哪里？》

| 卷三 艺术评论

030 - 夏航《看画点滴》(节选)

031 - 邹建平《爱之殉道者：忧郁的张晓刚》

036 - 钟鸣《家庭变相与解除魔咒——对张晓刚绘画风格的一种见解》

047 - 栗宪庭《中国当代艺术的缩影式艺术家张晓刚和他的缩影式中国人的肖像》

056 - 黄燎原《张晓刚“大家庭”》

060 - 蒲皓琳《失忆与记忆》

066 - 张颂仁《写实与写幻——从“血缘”到“失忆与记忆”》

069 - 爱德华·鲁斯·司密斯《张晓刚》

074 - 方振宁《写实的荒诞——当代艺术市场明星张晓刚绘画的过去和现在》

077 - 吕澎《忧郁与感伤的精神史——张晓刚的艺术》

102 - 朱朱《观念与顽念》

115 - 李小山《偶然和必然》

121 - 黄专《张晓刚：一个现代叙事者的多重世界》

148 - 张颂仁《张晓刚的时代记忆》

- 155 - Peter Nedoma《回归》
- 163 - 柯斯纳《张晓刚肖像画中的脸之奇谜》
- 170 - 乔纳森·法恩伯格《回忆与欲望》
- 177 - 冷林《为张晓刚纽约展而写》
- 184 - 冷林《张晓刚》
- 190 - 阿比盖尔·菲茨吉本斯《张晓刚：传记》
- 198 - 冷林《“史记”展前言》

| 卷四 对话与访谈

- 206 - 刘淳《作品一定要与自己的生活 and 经历有关——张晓刚访谈录》

| 附录

- 238 - 张晓刚年表
- 253 - 图录索引

卷一

艺术简历

张晓刚艺术简历

生命的记忆

——张晓刚之木档案——



图1.1.1 张晓刚像

1958 年出生于中国昆明

1982 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现工作生活于北京

重要个展：

- 1997 “血缘：大家庭 1997”，中央美院画廊，北京，中国
- 1998 “血缘：大家庭 1998”，汉雅轩画廊，台北，中国
- 1999 “同志”，法兰西画廊，巴黎，法国
- 2000 “张晓刚 2000”，Max Protetch 画廊，纽约，美国
- 2003 “失忆与记忆”，法兰西画廊，巴黎，法国
- 2004 “时代的脐带：张晓刚绘画”，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
- 2005 “张晓刚 2005”，Max Protetch 画廊，纽约，美国
- 2009 “张晓刚：史记”，佩斯中国，北京，中国
- “张晓刚：灵魂上的影子”，昆士兰美术馆，布里斯班，澳大利亚
- 2010 “16：9”，今日美术馆，北京，中国

重要群展：

- 1987 “中国现代油画”，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 1989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
- 1992 “九十年代中国美术油画双年展”，广州，中国
- 1993 “后 89 中国新艺术大展”，香港艺术中心，香港，中国；马博罗画廊，伦敦，英国
- 1994 “第 22 届圣保罗双年展”，圣保罗，巴西
- 1995 “第 46 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意大利
- 2002 “图像就是力量”，何香凝美术馆，深圳，中国
- 2005 “麻将：希克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伯恩美术馆，伯恩，瑞士
- 菲利普奥托格基金会，汉堡，德国
- 2007 “'85 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 2008 “个案：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圣之空间，北京，中国
- 2010 “改造历史：2000—2009 年的中国新艺术”，国家会议中心，北京，中国
- 2011 “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意大利

卷二

艺术家自述

为了那个存在

——一封来自夜晚的信¹

张晓刚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你再次悄然地来到我们中间。

每当万籁俱寂，连星星也沉入自己的梦幻之中时，每当最后一滴雨水顺着初秋的树叶向下滑行，山峦依傍着最后一抹红光，晚风轻拂着茂密的树，唱出最后一段和声时，你总是这样悄然地降临至每一个启开着的心灵。

我们是那么依恋梦，以至于写了那么多有关梦的书。并且也借助着许多的形式使自己达到了非现实的境界之中。

大凉山的彝胞们，你们从离开母亲的乳汁之后，就开始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初是喝得两颊绯红，眼睛闪出奇异的红光，成年后一瓶白酒下肚，于是你们不再用过去那种带有欣赏的眼光看待你们的人生，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山背上，呆呆地凝望着天际沉浮的云霞，犹如那些凝望着夕晖的黑山羊。你们是听到了来自天体的和声？还是用酒作为工具在与那个你曾驻留过的世界里窃窃交谈？——也许你们就是所谓灵性的化身？原始部落里的先祖们，他们有一天终得了太阳、终得了月亮，于是燃起火堆，开始疯狂地跳舞，开始把牛头挂在了木桩上，开始在山后石壁上，在树皮上，在各种器皿上，甚至在自己的肉身上刻画下一个个的形象。从此他们不再感到孤寂，不再为生而苦恼。生活于他们已成为某种过渡至彼岸的彩船。一代天痴顾恺之呀，你“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你之来到人间，是上天的意志，还是自然的弃物？你描绘出多少惊传百世的作品，谁人能佐？又有多少人能真正领会你的其神其境？1557年，一个来自克里特岛的青年带着一身的怪癖，在西班牙的托勒多城定居下来，从此之后，一个个不为世人所爱的，“敏感的，不安的长形人”开始出现在画布和墙壁上，人们畏惧他，唾弃他，同时又不得不利用他。他在黑暗的角落里孤独地生活了几百年。他对学生们说，请把我的作品暂时寄放地窖里吧。他没有因为人生的孤独而抛弃了曾抛弃过他的世界。三百多年过去了，那个法国农民带着自己的妻子离开了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用自己烧的木炭画了一辈子那些“蹩脚的东西”，画牧羊女，画正在播种的农夫。而那位叫高更的经纪人，你舍弃家庭远离尘嚣，不是因为生活所迫，更不是出于文人的愤世嫉俗。你在塔西堤岛一次次地对黄色的人体询问：“我们从何处

为了那个存在
——一封来自夜晚的信

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几乎所有的文明人都在诅咒你带着不可理解的微笑和十分关注的神情看着你的躯体在那座小岛上随着树叶一天天地腐烂下去。交好运的罗斯科^②先生啊，他老了，但仍健在，然而有一次，他对着整块的墙呆呆地坐了几天，最后用黑色和白色画出了一个天、一个地两个世界，在两个世界的中间蒙蒙地泛着一线微光。他说道，我该画的画完了，我该去了。于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是什么力量在支配着他们如此地疯狂地活着？是文化使他们变成了痴狂者？还是他们使人类文化中留下了痴狂的记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借助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设法完全地进入那个在人们看来非常荒诞的梦境？不知有多少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解答这些奇怪的问题呀！

佛的信徒写道：“禅宗不是宗教哲学，科学也不是艺术。禅宗是一种体验。”

请把你的手伸出来，让我能把祭品敬奉。

你把乳汁灌注在树叶里，你把歌寄放于云霞中，你把形影安置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但你用残酷的爱引导着我们去那许许多多的梦幻中寻觅，同时你又使我们感到梦本身是可以移动的。

“潮汐在我们的血管中，我们仍然是群星的明镜

生活是你的孩子，但在我们心中

比生活更严峻、更公正的，却是

那在海洋诞生之前就注视着

眼睛”^③

我们时时处处在每一滴露珠里，每一团缓缓流逝的自己里，每一次夜晚的呼声中，感知到你的伟大存在。神秘地，超理念地、超情感的纯意识地触动着我们的性灵，给予我们最宽广的悟性。你使我们意识到在你的存在面前一切都显得那么偶然而荒唐，而你那无际的爱使多少人不能自己，又使多少人拼命地寻求自己，因为你从不给人们一个固定的形象。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梦幻才能与你在寂静的夜晚中轻轻地交谈。

从此，为了那个神圣而摄人性灵的交谈，我们需要进入一种混沌的、纯粹的境界之中。那个境界有它自己的秩序。它使我们一切奇妙的想象固定在孩提时代，并且从

中获得了人死无法给予的痛苦与快乐。

我们的前人给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自然给了我们一把最好的钥匙。

你给了我们一种最具权威的意义。

生命使我们有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当你再次在余晖中向我们证明你的存在时，我们明白了，我们自身的许多争执和喧嚣是多么的荒唐，许多人拥挤在一扇窗口上窥视着你的存在是非常脆弱和愚蠢的——这并不是你的愿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扇窗，它寄予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夜降临了，沉静中一声声呼唤来自你也来自我们，冥冥之中，我们渴望着你的爱，也渴望着付出我们对你的爱。沿着形的山脊与色彩的桥梁。我们必须这样。每接近一步，就多一线光亮，多一块土地。在这中间，你使我们明白了，已有的“美”是不应当存在的，而风格的形成意味着某种东西的丧失和某种东西的诞生，犹如死亡一样，它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连接符号。因此对我们而言，风格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唯一的现实是体验与释放。当这个现实飞腾出我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固定的物质之后，等待着它的是一个混杂的世界。你呀，你在呼唤着我们。然而，我们知道，要达到彼岸光有愿望远远不够，需要建造一艘自己能驾驭的船——人们称之为形式。它综合这一切。

“母亲，虽然我的歌的韵律像你拍浪的古老节奏

但我从未听你说起过

在有水之前，已经有了光的潮汐，我们的两种调子

从古老的喷泉中涌流出来

……一如我们的血”^④

张晓刚 一九八六年八月 第三稿

② [美] 马尔克·罗斯科 (Mark Rothko, 1903—1970), 美国当代著名画家。

④ 同上。

寻找那个存在

——来自夜晚的第二封信¹

张晓刚

生命的记忆
——张晓刚之档案

当我们完全地浸入“灵感”带给我们的快乐之中，并且用纯粹的激情将我们的“灵感”表露无遗时，我们是在宣泄一种人都将面临的愛。实际上那是一种对“灵感”本身的爱。这种愛与我们正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于是人生的悲苦与艰辛，生活的快乐与忧愁，灵魂与肉身那相互交织又相互抗衡的戏剧性物状，以最直接的欲求方式释放出来，形成那组合式的戏剧折射物——释放着欣喜，它关照着它，爱着它，把它视为自己人生体验的艺术化结晶体。这个结晶体的色彩与形状，伴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异。这样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在诸多官方展览和大量不为众人所睬的私人画室中看到。有所不同的是，一种是在表达命运宠儿的欢欣自慰；另一种则在表现被遗弃或被埋没之后的孤寂而又自负的心境。但是这类作品实际上是一种自爱的欲求表达。

而当我们用理念来验证我们那炽热的真情是否具有某种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在进行着哲学的思考。我们反省着，我们拼命地挖掘属于人从母体中带来而又常被我们遗忘了的个性，并且通过“自我”的反思给这个复杂的世界定下各种各样的意义。但是此时的我们并非是在进行着真正的艺术创造。

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学会了运用圆形的思维方式获得某种运动着的中庸之道，可是当我们一旦需要破坏某种旧习惯去建立起一种新秩序，或者一旦意识到我们的精神需要与这个世界发生某种关系时，我们则又常常表现得如此绝对。以至於一旦里程碑开始倒塌，图腾开始变为儿童的玩物时，我们就惴惴不安、无所适从，并且急迫期望着一种单一的、“新的”能包容和解释所有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权威标准诞生，以此来安慰我们那空虚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都是时代的俘虏。

几千年过去了。人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我们发现并创造出了多少东西呀！可是每一年仍然是只有四个季节。春暖花开，冬至霜盖，大海千百年来总是以同样的浪花拍击着岸边的岩石。我们一再地遗忘着它们，躲在水泥建筑的棺材里，在玩弄我们自己制造的物品中寻求欢乐。或者我们把大海的波涛和树林的喧哗原样地移植到小小的画布上，使在水泥棺材中逐渐霉烂的器官得以暂时包扎，并且把它与美女的裸体同等地接受过来，使霉烂的器官再一次得到抚慰。

曾几何时，我们又一再地回到大海边来，望着浪花的舞姿沉思：“我们是谁？我们

从何处来？我们往何处去？”我们开始了这样的思考，因为我们是自然与文明的私生子。

我们有爱，我们渴望着被爱，但我们是人。我们有敏感的心灵，我们还应有健全的神经，我们有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使我们倍感欢欣，同时也使我们倍感孤独。这超越了人生悲苦的孤独，使我们惊异地发现，在每一次夕晕的闪现中，在每一阵和风的到来前，在每一片树叶的凋落声里，都隐匿着一个多么广大而神秘的世界，在每一个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模糊而无垠的境地，犹如生与死之间是那存在的梦幻的栖身之地一样。

在那个世界里，如在科学验证了的真理中所感受到的真实一样，我们会在一瞬间即完全地相信了那虚无的实在性。它具有一种综合而独立的形式，超越着我们用知识和经验建立起来的理念；超越着我们作为自身的“自我意识”。它在天地之间泛着蒙蒙的白光。它的伟大之处还包含着我们的发现力和表达力，证明了我们每一个个体即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同时也启示着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本体即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不可名状的、模糊而广博的那个存在，它的展开首先就是一种纯意识状的展现。我们从中可以感悟到生命诞生之前的奥秘和现实。同时，它使我们的性灵与那个存在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苍穹。它对我们而言，一切的意义已全然体现在这形式的运动之中。民俗牧歌一类的风情绘画，已成为当代都市人的一种低级梦想的斯文插图。而如果仅仅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思考或者借物泄愤的作品上，那么与那个形式相距甚远。占有欲变相满足的作品、对时过境迁感伤的作品，与文学更为接近、与那个形式相距甚远，随着我们只是结构的变异和发展，只会进一步地佐证那个存在的深博性和实在性。当我们再去一块流逝的浮云时，将全然地忘了它作为浮云的存在，因为我们在看浮云之前，首先已是在思考地面上的湖泊。世界对我们而言，已成为一个相互感知的实体。此时的生命与那个形式完全地溶化了。

我们完全地虚无了——虚无使我们健康成长起来。

1986年9月20日晨5时，第三稿，于重庆

① 选自《云南美术通讯》1987年1月刊，第8页。

张晓刚

从毕业到如今已整整十个年头了。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我感到自己每一段时期的艺术追求，都与来自社会大背景的因素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心灵中带有遗传性的那份近于神经质般的敏感和忧郁，使我无法将艺术作为一个与生命、存在无关的对立物来对待。它们总在自己的直觉状态中起着作用，推动着自己的兴趣中心和审美意识。同时也带来许多的矛盾、痛苦和疑惑。通过艺术创作来对噩梦般的现实和生命中的魔鬼力量进行不断地抗争和超越，给自己的生活予以一个基本的意义，几乎已成为了自己生存和思考的基本因素。这也导致自己注定要成为“纯艺术”和“快乐原则”的天敌。

我总是在试图寻找某种能相对确定的东西，但每次都是当一种感觉达到了高峰时，它的饱和状态却带给我绝望和虚无。背负着新的疑惑，从地狱到彼岸，从彼岸回归到人的世界，在人的生存现实中，在人的心灵云海中，去寻找某种终极的东西。在这过程中，接触了西方现代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神话及宗教，但最终都不能使我的灵魂从怪圈中挣脱出来，得以彻底的拯救，这也更加深了我的神秘宿命主义观。我就是如此慢慢地发掘自己的“艺术史”的，其实也是自己的“生存史”——心灵的历程。

我已搞不清楚，究竟是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导致了我这样或那样地去绘画，还是自己的绘画影响着自己保持了十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执着地站在某一个角落里看待整个人生。相信直觉胜于现实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依凭体验胜于借助知识；注重情感而又仰慕理性的光芒。也许我就是这样的生活在一个接着一个怪圈中，当苦难降临时，我却品尝到孤寂的欢乐，而当幸福包裹了整个的生活时，我却深深地感受到来自深渊的孤独。我们赖以生存的理由和意义全都融在了这一切的矛盾之中，再没有什么得失可言。

我尝试着将这十年的心灵历程进行一番归纳、清理，当有了一个模糊的结果时，有那么一瞬间自己感受到某种清醒和充满了信心，但很快跟之而来的仍然是一片混沌和疑惑，尽管如此，我仍试着将这十年大约划分出三个时期：

（1）1982-1985 魔鬼时期

在“地狱”中体验生存的孤寂和痛苦，被迫地接受现实的荒诞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对生活原则的怀疑。

（2）1986—1989 彼岸时期

通过逃避的方式，追寻永恒的存在，追寻神性的价值和生死之谜，对“世俗情感”的怀疑。

（3）1989—1991 回归人的世界

冷峻地挖掘存在的真实性和普遍意义，以坚定的信念去面对残酷的现实和当代文化的撞击，从积极的角度去理解悲剧和死亡的存在。在1982年之前的毕业作品（《草原组图》）止于一种自然和自我相互抗衡而又相互吸引的阶段，在此时表达情感的真诚和强度，以及对自然的“特殊感应”成了自己艺术创作的唯一准则，画风受凡·高和米勒的影响较大。

代表作品：《暴雨将临》、《天上的云》、《羊群远去》（纸上油画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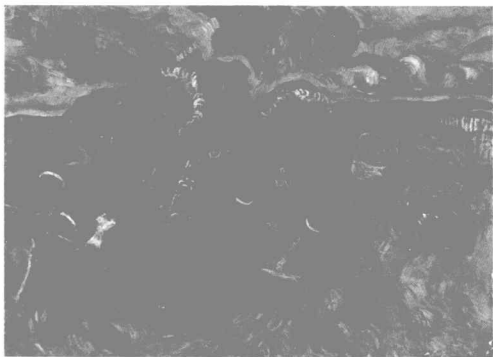


图2.3.1 张晓刚 暴雨将至 纸上油画 78.5cm×110cm 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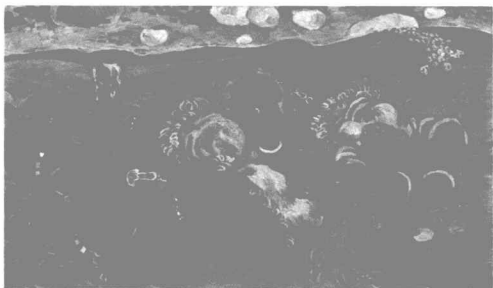


图2.3.2 张晓刚 天上的云 布面油画 70cm×90cm 1981年

1982—1985 魔鬼时期

毕业之后，由于个人生活的遭遇，以及对当时盛行的乡土艺术的疑惑，两年中，除了画习作之外，几乎没画什么东西。靠阅读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作品、喝酒等度日，沉浸在痛苦和孤独的体验中，这也是一个寻找“自我”和“自我膨胀”的时期。在某种孤立无援的生活状态中体会到，首先得学会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准则，其后才谈得上“艺术”。但此时所强调的“人生”中更多的则是“魔鬼”



图2.3.3 张晓刚 黑白之间的幽灵1号：洗床单的老姬 纸上素描 19cm×13.8cm 1984年



图2.3.4 张晓刚 黑白之间的幽灵9号：辞别——一个幽灵面临两种选择：回头或是驶向忘川 纸上素描 19cm×13.8cm 1984年



图2.3.5 张晓刚 黑白之间的幽灵10号：两个幽灵的对话 纸上素描 19cm×13.8cm 1984年

的本性。

1984年，开始创作“幽灵系列”作品。这时期作品的灵感主要来自医院的切身感受。当我躺在了白床上时，白色的、充满了神经质般线条的床单，一个个幽灵般相互慰藉相互观望而又拥挤不堪的病友，夜晚笼罩在医院上空的呻吟声，以及身旁几个衰竭的躯体终于一天天走向了死亡的情景，深深地刺激着自己，与那时自己的生活境遇、孤寂痛苦的灵魂状态十分贴切，于是在医院中画了一批医院素材的素描作品“黑白之间的幽灵——住院日记”系列。出院后又接着画了油画“充满色彩的幽灵”系列，表达一个扭曲的灵魂处于生与死的临界线上所体验到的恐惧和悲壮的感受，也是对我们这一类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哀诉。在艺术语言上受格列柯和达利的影响，思想上则直接倾向于西方荒诞派作家和存在主义理论，在作品中强调某种怪诞和痉挛的苦难感。（代表作品：《向边缘移动》（纸上油画1984）、《初生的幽灵》（纸上油画）、《子夜》（纤维板上油画1984）。